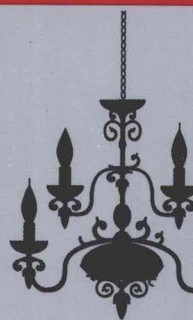


“经典明亮阅读”丛书

名家写万物

**MINGJIA
XIEWANWU**



希望出版社

经典明亮阅读丛书



名家写万物

希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名家写万物 / 清少纳言、鲁迅等著. —太原: 希望出版社,
2010.4

(经典明亮阅读丛书)

ISBN 978-7-5379-4640-7

I. ①名… II. ①清…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世界 IV. ①I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69383 号·

书 名: 名家写万物

出 版 人: 梁 萍

责任编辑: 温学军

复 审: 谢琛香

终 审: 陈 炜

装帧设计: 王 蕾 冯建华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集团·希望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15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发行部 0351-4168101 4041258 4123120

E-mail: xwbs@vip.sina.com

网 址: www.xwbs.com

印 刷: 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经销

开 本: 787mm × 960mm 1/16

印 张: 13

字 数: 26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9-4640-7

定 价: 16.80 元

目录

鸟 兽

- 002 郭沫若 / 鹭鸶 / 小麻猫的
归去来兮 009 叶圣陶 / 大雁 011 郑振铎 / 蝉与
纺织娘 014 夏丏尊 / 蟋蟀之话 018 陆蠡 / 鹤 024 丰子恺 /
阿咪 / 白鹅 032 鲁彦 / 父亲的玳瑁 039
(法国) 于·列那尔 / 动物素描 046 (法国)
布封 / 鹰 / 天鹅 054 (法国) 法布尔 / 蝉与
蚁的寓言 057 (英国) 哥尔斯密 / 蜘蛛 061 (西班
牙) 希梅内斯 / 蟋蟀的歌声 063 (意大利) 达·芬奇 /
天鹅 / 小毛虫 066 (俄罗斯) 屠格涅夫 / 麻雀 / 鸽子 / 狗
070 (苏联) 普里什文 / 小灰鹤茹尔卡 / 小鹰 / 山雀 / 熊
077 (日本) 志贺直哉 / 野鸭 079 (黎巴嫩) 纪伯伦 / 哑巴
禽生 081 (美国) 惠特曼 / 野蜂

花 木

- 087 夏衍 / 野草 089 何其芳 / 秋海棠 091 许地山 / 落花
生 093 郭沫若 / 银杏 096 丰子恺 / 梧桐树 098 苏雪林
/ 秃的梧桐 100 (俄罗斯) 列·托尔斯泰 / 牛蒡花
102 (苏联) 普里什文 / 金色的草地 103 (俄罗斯)
乌申斯基 / 一棵苹果树的来历 105 (保加利亚)
埃林·彼林 / 孤独的树 107 (瑞士) 赫·黑塞 /
树木 110 (智利) 加·米斯特拉尔 / 玫瑰树根 112
(印度) 泰戈尔 / 花的学校 113 (日本) 德富芦花 /
芦花 / 杂木林 / 山百合 118 (日本) 壶井荣 / 蒲公英





121 (日本) 岛崎藤村 / 落叶 124 (日本) 志贺直哉 / 牵牛花 126 (日本)
东山魁夷 / 一片树叶 129 (美国) 巴·辛格 / 奥利和特法拉

风 景

134 鲁迅 / 雪 / 秋夜 139 刘半农 / 雨 141 茅盾 / 雾 143 朱湘 / 江行的晨暮
145 李大钊 / 五峰游记 148 朱自清 / 绿 / 春 /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159 俞
平伯 /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165 徐蔚南 / 初夏的庭院 167 庐隐 / 我愿秋常
驻人间 169 苏雪林 / 溪水 171 何其芳 / 雨前 173 (法国) 乔治·桑 / 威尼
斯之夜 / 冬天之美 177 (法国) 法朗士 / 塞纳河岸的早晨 179 (法国) 普鲁
斯特 / 杜伊勒利宫 / 大海 183 (法国) 莫泊桑 / 雪夜 184 (奥地利) 茨威
格 / 世间最美的坟墓——记 1928 年的一次俄国旅行 186 (瑞士) 赫·黑塞
/ 农家 189 (苏联) 普里什文 / 露水 / 森林的墓地 192 (黎巴嫩) 纪伯伦
/ 雨之歌 194 (日本) 德富芦花 / 晚秋初冬 / 良宵 / 相模滩的落日 198 (日
本) 川端康成 / 初秋四景 201 (日本) 清少纳言 / 四季的美 203 (日本) 东
山魁夷 / 丹山



鸟 兽





名家简介

名家写万物

郭沫若 (1892—1978), 原名郭开贞, 四川乐山人, 著名作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一生著述宏丰, 涉及文学创作、文艺理论、历史学、考古学等多种领域。全部作品编为《郭沫若全集》。

鹭鸶

郭沫若

鹭鸶是一首精巧的诗。

色素的配合, 身段的大小, 一切都很适宜。

白鹤太大而嫌生硬, 可不用说, 即如粉红的朱鹭或灰色的苍鹭, 也觉得大了一些, 而且太不寻常了。

然而鹭鸶却因为它的常见, 而被人忘却它的美。

那雪白的蓑毛, 那全身的流线型结构, 那铁色的长喙, 那青色的脚, 增之一分则嫌长, 减之一分则嫌短, 素之一分则嫌白, 黛之一分则嫌黑。



在清水田里时有一只两只站着钓鱼, 整个的田便成了一幅嵌在琉璃框里的画面。田的大小好像有心人为鹭鸶设计出的镜匣。

晴天的清晨, 每每看见它孤独地站立在小树的绝顶, 看来像不是安稳, 而它却很悠然。这是别的鸟很难表现的一种嗜好。人们说它是在望哨, 可它真是在望哨吗?





黄昏的空中偶见鹭鸶的低飞，更是乡居生活中的一种恩惠。那是清澄的形象化，而且具有了生命了。

或许有人会感着美中的不足，鹭鸶不会唱歌。但是鹭鸶的本身不就是一首很优美的歌吗？——不，歌未免太铿锵了。

鹭鸶实在是一首诗，一首韵在骨子里的散文的诗。

一九四二年十月三十一日

小麻猫的归去来兮

郭沫若

一

我素来是不大喜欢猫的。

原因是在很小的时候，有一天清早醒来，一伸手便抓着枕边的一小堆猫粪。

猫粪的那种怪酸味，已经是难闻的；让我的手抓着了，更使得我恶心。

但我现在，在生涯已经走过了半途的目前，却发生了一个心理转变。

二

重庆这座山城老鼠多而且大，有的朋友说：其大如象。

去年暑间，我们住在金刚坡下耐的时候，便买了一只小麻猫。

雾期到了，我们把它带进了城来。

小麻猫虽然稚小，却很矫健。

鹭鸶与小麻猫的归去来兮



阅读

003



夜间关在房里，因为进出无路，它爱跳到窗棂上去，穿破纸窗而人。破了又糊，糊了又破，不知道费了多少事。但因它爱干净，捉鼠的本领也不弱，人反而迁就了它，在一个窗格上特别不糊纸，替它设下布帘。然而小麻猫却不喜欢从布帘出入，总爱破纸。

在城里相处了一个月，周围的鼠类已被肃清，而小麻猫突然不见了。

大家都觉得可惜，我也微微有些惜意：因为恨猫究竟没有恨老鼠厉害。

三

小麻猫失掉，隔不一星期光景，老鼠又猖獗了起来，只得又在城里花了十五块钱买了一只白花猫。

这只猫子颇臃肿，背是弓的。说是兔子倒像些，却又非常的濡滞^①。

这白花猫倒有一种特长，便是喜欢吃馒头，因此我们称之为“北京人”。

“北京人”对于老鼠取的是互不侵犯主义；我甚至有点替它担心，怕的是老鼠有一天要不客气起来，竟会侵犯到它的身上去的。

四

就在我开始替“北京人”担心的时候，大约也就是小麻猫失掉后已经有一个月的光景，一天清早我下床后，小麻猫突然在我脚下缠绵起来了。

——啊，小麻猫回来了！它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的。



家里人很高兴，小麻猫也很高兴，它差不多对于每一个人都要去缠绵一下，对于以前它睡过的地方也要去缠绵一下。

它是瘦了，颈上和背上都拴出了一条绳痕，左侧腹的毛烧黄了一大片。

使小麻猫受了这样委屈的一定是邻近的人家，拴了一月，以为可以解放了，但它一被解放，却又跑回了老家。

五

小麻猫虽然瘦了，威风却还在。它一回到老家来依然觉得自己是主人，把“北京人”看成了侵入者。

“北京人”起初和它也有点敌忾，但没几秒钟就败北了，反而怕起它来。

相处日久之后，小麻猫和“北京人”也和睦了，简直就跟兄弟一样——我说它们是兄弟，因为两只都是雄猫。

它们戏玩的时候，真是天真，拥抱，相咬，相追逐，真比一对小人儿还要灵活。

就这样使那濡滞的“北京人”也活跃起来了，渐渐地失掉了它的兔形，即恢复了猫的原状。

跳窗的习惯，小麻猫依然是保存着的。经它这一领导，“北京人”也要跟着来，起先试练了多少次，便失败了多少次，不久公然也跳成功了。

三间居室的纸窗，被这两位选手跳进跳出，跳得大框小洞；冬风也和它们在比赛，实在有些应接不暇。

人是更会让步的，索性在各间居室的门脚下剜了一个方洞，以便于猫的进出。这事情我起初很不高兴，因为既不雅观，又不免依然替冷风开了路，不过我的抗议是在洞已剜成之后，自然是枉然的。



六

小麻猫回来之后，又相处了有一个月的光景，然而又失掉了。但也奇怪，这一次大家似乎没有前一次那样地觉得可惜。大约是因为它的回来是一种意外的收获，失掉也就只好听其自然了吧。

更好在“北京人”已被训练成为了真正的猫，而不再是兔子了。老鼠已经不再跋扈，这更减少了人们对于小麻猫的思慕。小麻猫大概已被人带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吧，它是不会回来的了。——人们也偶尔淡淡地这样追忆，或谈说着。

七

可真是出人意外，小麻猫的再度失去已经六七十天了，山城一遇着晴天便已感觉着炎暑的五月，而它突然又回来了。

这次的回来是在晚上，因为相离得太久，对人已经略略有点胆怯。

但人们喜欢过望，特别的爱抚它。我呢？我是把几十年来对猫厌恶的心理，完全克服了。

我感觉着，我深切的感觉着：我接触着了自然的最美的一面。我实在是受了感动。

回来时我们正在吃晚饭，我拈了一些肉皮来喂它，这假充鱼肚的肉皮，小麻猫也很欢喜吃。我把它的背脊抚摩了好些次。

我却发现了它的两只前腿的肋下都受了伤。前腿被人用麻绳之类的东西套着，把双方肋部的皮都套破了，伤口有两寸来长，深到使皮下的肉猩红地露出。

我真禁不住要对残忍无耻的两脚兽提出抗议。盗取别人的猫已经是罪恶，对于无抵抗的小动物加以这样无情的虐待，更



是使人愤恨。

八

盗猫的断然是我们的邻居：因为小麻猫失去了两次都能够回来，就在这第二次的回来之后都不安定，接连有两晚上不见踪影，很可能是它把两处都当成了它的家。

今天是第二次回来的第四天了，此刻我看见它很平安地睡在我常坐的一个有坐褥的藤椅上。我不忍惊动它。

昨天晚上我看见它也是在家里的，大约它总不会再回到那虐待它的盗窟里去了吧。

九

我实在感触着了自然的最美的一面，我实在消除了我几十年来的厌猫的心理。

我也知道，食物的好坏一定有很大的关系，盗猫的人家一定吃得不大好，而我们吃的要比较好一些——至少时而有些假充鱼肚骗骗肠胃。

待遇的自由与否自然也有关系。

但我仍然感觉着，这里有令人感动的超乎物质的美存在。

猫子失了本不容易回来，小麻猫失了两次都回来了，而它那前次的依依，后次的胆怯都是那么的通乎人性。而且——似乎更人性。

我现在很关心它，只希望它的伤早好，更希望它不要再被人捉去。

连“北京人”我也感觉着一样的可爱了。

我要平等的爱护它们，多多让它们吃些假充鱼肚。

①濡滞(rú zhì)：迟滞。





郭沫若笑谈名字

1945年，我国著名漫画家廖冰兄在重庆展出漫画《猫国春秋》，当时在渝的许多文化名人如郭沫若、宋云彬、王琦都应邀前往，参加首展剪彩仪式。席间，郭沫若问廖冰兄：“你的名字为什么这么古怪，自称为兄？”版画家王琦抢过话头代为解释说：“他妹妹名冰，所以他名叫冰兄。”郭沫若听后，哈哈大笑，说：“噢，我明白了，郁达夫的妻子一定叫郁达，邵力子的父亲一定叫邵力。”一句话引得满堂宾客捧腹大笑。



叶圣陶（1894—1988），原名叶绍钧，江苏省苏州人，现代作家、教育家。主要作品有《稻草人》、《古代英雄的石像》、《脚步集》、《未厌居习作》等。他是我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创建者之一。

大 雁

叶圣陶

秋天，一群一群的大雁在天空飞过，发出清亮的叫声。大雁的家乡在遥远的北方。那儿秋天就飞雪，到了冬天，什么东西都给冰雪盖没了。太阳每天只露一下脸，立刻又落下去了。如果再往北去，到了北极，那儿足足有半个年头见不到太阳的面。这样寒冷，这样黑暗，大雁怎么能生活呢？所以到了秋天，它们就结队迁移，向南方飞来。

大雁的飞行队很有秩序，常常排成“人”字形，“之”字形，“一”字形，我国的诗人因而把它叫做“雁字”。大雁飞行的时候，由一只富有经验的统率着全队。停下来休息之前，先在空中盘旋，侦察地面有没有危险。它们饥饿的时候，连麦苗和青草都吃。可是到底是水鸟，最喜欢在湖边和江滩上搜寻它们的食物。

到了春深时节，它们的家乡渐渐暖和起来，冰雪融化了。太阳每天照得很长久，只有三四小时黑夜。如果再往北去，就整整六个月，太阳老在天空中打转。因为阳光充足，草木很快地

大
雁



阅读

009



生长起来，各种虫豸^①也繁殖得很多。大雁从南方飞回去，用芦秆等东西做基础，放上枯叶和羽毛，做成了窠，就把卵生在窠里。母雁孵卵非常专心，除非十分饥饿，它决不肯离开一步。一个月之后，小雁出壳了，一出壳就能活泼地走动。母雁带领着它们到有水的地方去觅食。那儿虫豸既多，得食自然很容易，侵害大雁的动物很少，行动又极自由。大雁在这样安适的地方生活，真个其乐无比。

可是，这样安适的地方不是常年不变的。过了夏天就是秋天，冰雪又要来管领这个地方了。因此，大雁必须每年一次离开故乡，到南方来避寒。

①虫豸(chóng zhì): 虫子。



郑振铎（1898—1958），原籍福建长乐，生于浙江永嘉县，现代作家、著名学者。著作颇丰，主要作品有《文学大纲》、《中国文学史》、《海燕》、《山中杂记》等，及译作《新月集》、《飞鸟集》等。

蝉与纺织娘

郑振铎

你如果独自坐在窗内，静悄悄地没有一个人来打扰你，一点钟二点钟的过去，嘴里衔着一支烟，躺在沙发上慢慢地喷着烟云，看它一白圈一白圈的升上，那么在这静境之内，你便可听到那墙角阶前的鸣虫的奏乐。

那鸣虫的作响，真不是凡响；如果你曾听见过小提琴低奏，你曾听见一支洞箫在月下湖上独吹着，你曾听见过红楼重幔中透漏出来的弦管声，你曾听见过流水淙淙的由溪石间流过，或你曾倚在山阁上听着飒飒的松风在足下拂过，那么，你便可以把那如何清幽的鸣虫之叫声想象到一二了。

虫之乐队，因季候的关系，而颇有不同：夏天与秋令的虫声，便是截然的两样。蝉之声是高旷的，享乐的，带着自己满足之意的；它高高地栖在梧桐树，或竹枝上迎风而唱，那是生之歌，生之盛年之歌，那是结婚歌，那是中世纪武士美人大宴时的行吟诗人之歌。无论听了那叽……叽……的漫长音，或叽格……叽格……的较短声，都可以同样受到一种轻快的美感。秋虫的鸣声最复杂，但无论纺织娘的咕嘎，蟋蟀的唧唧，金铃子





的丁零，还有无数无数不可名状的秋虫之鸣声，其音调之凄抑却都是一样的：他们唱的是秋之歌，是暮年之歌，是薤露之曲。他们的歌声，是如秋风之扫落叶，怨妇之奏琵琶，孤峭而幽奇，清远而凄迷，低徊而愁肠百结。你如果是一个孤客，独宿于荒郊逆旅，一盏荧荧的油灯，对着一张板床，一张木桌，一二张硬板凳，再一听见四壁唧唧知知的虫声间作，那你今夜便不用再想稳稳当当的安睡了。什么愁情、乡思，以及人生之悲感，都会一串一串地从根儿勾引起来，在你心上翻来覆去，如白老鼠在戏笼中走轮盘一般，一上去便不再想下来憩息……如果那一夜是一个月夜，天井里统统是银白色，枯秃的树影，一根一条的很清朗的印在地上，那么你的感触将更深了，那也许就是所谓悲秋。

秋虫之声，大概都在蝉之夏曲已告终之后出现，那正与气候之寒暖相应。但我却有一次奇异的经验；在无数的纺织娘之鸣声已来了之后，却又听得满耳的蝉声。我想我们的读者中有这种经验的人必是不多的。

我在山中，每天听见的只有蝉声，鸟声还比不上。那时天气是很热，即在山上，也觉得并不凉爽。正午的时候，躺在廊前的藤榻上，要求一点的凉风，却见满山的竹树梢头，一动也不动，看看足底下的花草也都静静的站着，似老僧入了定似的。风扇之类既得不到，只好不断地用手巾来拭汗，不断地在摇挥那纸扇了。

在这时候，往往有几缕的蝉声在槛外鸣奏着。闭了目，静静地听了他们在忽高忽低，忽断忽续，此唱彼和，仿佛是一大陣绝清的乐阵，在那里奏着绝清幽的曲子，炎热似乎也减少了，然后，朦胧的朦胧的睡去了，什么都不觉得。良久，良久，清楚醒来时，却又是满耳的蝉声，山中的蝉真多！绝早的清晨，老妈子们和小孩子们常去抱着竹竿乱摇一阵而一只二只的蝉便要跟